

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書

與常侍御

欣仰下風之日久矣念間辱使至開示教札兼以隆禮儀厚眷注感刻無已自執事入關以來吏知畏法民有休息私心甚憫以為

祖宗建置憲臣之意不意今日復覩以此數欲裁問少整仰德之心退而自惟輒又中止蓋曩時士大夫得為而不為與今不得為而為者其勢迥異乃執事奮迅激昂振作興起如此使不肖日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心快意熙如受重寶此豈易得哉天地間豪傑
英邁之士未嘗一日無然其行事持理率視世道為
低昂賢者過於激則小亟而大遺不肖者委於數則
行廢而弊滋故天下之民不能安樂闌闌者漁肉之
吏橫逆之民得恣肆志意也夫賊吏與悍民雖同為
蠹法害政然吏易革民難理何者其分異也吏即嚴
酷無狀得執事者少欲加意則人人能往告之雖具
位者亦知賊吏當去至於悍民專制於鄉民服其強
而不敢爭上司地遠位尊提解之間動止旬月彼誠
脅以威氣益以賂遺則証佐効力訴夫塞路故鄙諺

曰昏民之威過於器吏其勢使然也今執事所宜先者莫如此二物夫黍稷重糝非艾刈繁草狼莠不能成全興禮樂之化但良善之俗悍民桀姓不去雖五帝不能化三戶况其下乎此僕親有所感幽憤於心無可告人者幸足下觀風此方為人行事曠然無儔今失而不言是終身含鬱徒自懊惱為痛耳惟足下裁之

與良弼書

僕所以諄諄於吾鄉之人者未欲使吾鄉之賢子弟皆由僕之門以自遂僕也盖有所惜爾已聖賢君子

之業不明於心言語文字之間蕪穢駁雜夸侈浮放
邇之不知所以事父遠之不知所以事君夫婦長幼
朋友之間寥乎無所處接俗鄙之飲市井之語蚩蚩
乎牛馬禽獸之歸柰何其可為也僕讀史記百家之
言見吾鄉之士每必掩卷歎息思欲以振作衰惰之
氣而刷洗其舊染之汚用復古昔大雅之躅而吾鄉
之人知者以為康子才如彼高然吾不敢望也其不
知者曰康子踈曠逸放非所以授人也然僕豈以斯
人之言為輕重也恐吾鄉之賢子弟惑於其言而不
僕是率便吾鄉之士第不得為善士也

者如此使人見之必又以僕為夸者也曰此將以要我
我也如欲夸而要人則其人未必知也僕寧不能俟
後之知者以制之乎惟有以亮之幸甚

與歐陽明府書

居官之道在於愛民愛而不知所以愛固不能施之
民而又以不愛加之此何以稱焉職事者曰民困當
恤利當興弊當與革也施設號令其始亦豈不能
由之至權勢之所至豪抑之所沮聲名之所逐則視
民之苦判判若無聞焉乃父一事偶敗欲即追悔更新
而悍民老吏已抗喉掣肘雖智者不知所計矣彼豈

不以其所為者可恃而勿忘哉夫任固以獲上為本然不顧職分所宜徒計以媚之苟皆卑賤苟且任吾之奉則亦可恃以利苟有弗居寧不幡然怒哉故阿大夫所以烹也我惟以我之所當盡者為之知不知彼之事彼之責爾夫發榮滋長天地自然之功匹夫者舍其耕耨耘耔之力而曰春且深矣我禾可秀也夫種之而生禾之而秀天之所以相資之道也世寧有不耕而獲者耶故曰勤而無所得者命也不勤而望有所得者妄也是下明敏果敢有古循良之風然媚上以求譽雖賢者所不免也故吾敢拳拳焉蓋相

發之言必如是乃可以盡無媿也知足下必非斯人之徒故又以直情述之足下亦必知所感也

與秦總制

某白足下辱書語及在邊諸事僕不能知嘗聞之人言度之鄙人之意亦稍有發明然不知實可否也足下明敏通慧宜必有辨者來諭言將帥多不善藝心誠喜之及讀至終篇所謂藝者但射藝之末耳淮陰無縛雞之力天下善敵者莫敢櫻也將之道豈以騎射之細可盡哉故所謂將者固不必其藝之皆善也賞罰號令之際緩急倉卒之間雖皆善於藝何以濟

乎承平之義武備懈弛主將不以賞罰繩下下不以忠義奉上

天子之心嘗惓惓於西虜人肆突而入沿邊之民老弱死於溝壑壯夫少婦從驅就污若劉張之屬皆善射騎者乃莫能施一籌焉豈非將之所貴者也彼徒以區區之藝謂所以將者盡在是矣進退之際操縱之方乃畧而不講及其不勝曰此天數有然耳吾固無不精也夫兵之用在器而成在勇然器馴於所熟而勇生於有養也士卒之氣不能飽暖撫育以作之於平昔而坐作之方徒以求異致巧以生澁其故習

加以生死之際能保於不潰乎况賞罰皆姑息而議
論不卓絕沾滯緩待至於疲盡雖有功名之士皆消
沮自廢而勢力僥倖之徒又從而攘奪其利彼無所
慕者孰肯以自厲耶故兵事必在擇將將得則是數者
可不勞而定而功可刻期以成也故曰君不擇將是以
卒予敵然今之所謂將者既皆苟且之徒
朝廷又不以禮使之賞罰激厲之意動為人制故雖
有計慮如古人亦不可自見矣故鄙人之意直在擇
將而善用之也藝之有無皆非所求於將者承問草
草惟吾子有以教之

與劉祥書

承手翰累及感荷愛念無已然公新來行事絕慘覈
不忍言不知何以樂為此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公
奚無一畏耶故僕所以不敢走一介之使奉餞贐者
憂神奪彼因及於交予也俯思往者愛厚萬千豈可
終無一言以盡芻蕘之意聞近事一切出於其人指
授使此獄果如公者則數百人屠滅之苦數十家蕩
析之慘何負公耶夫某生飄蕩子弟耳家無承童之
僕身無識事之友妻子不親宗族咸怨此其為人之
愚士大夫所唾而棄絕者也彼方日醉倡榘流連荒

亡以為自得夫莫切於家莫親於子彼乃無一掛心
橫慮乃又有閑暇之興雌黃下執事之行事耶田山
李銳者長安人以為鉅盜大賊幸以劫奪古氏發奸
到官謂可殄絕乃公不惜溷穢之嫌俯利機巧之口
既寬其誅又厚其養因聞某生之謗用之以為奇貨
使牽引無辜屈被強訊還絕士夫之議倡啓羅織之
門城北張氏劫庫殺人無所不至公引之以為心腹
使之立生祠改正直身為邦伯之尊而下儔盜賊上
侮國典又信某人左使使求冠直諒之士人人自危
莫保朝夕搜檢極於周讎姦掠豈但子女被張氏者

豈應捕之役也。生員袁某為某及覆構害，幸復學而
又陷此兇獄。捕者百方凌辱，妻子散匿，使八十老母
筑無依，士修身慎行，惟恐錙銖不潔，以辱名教。而
公忍令誣以大逆，天地果有鬼神，公能逃其譴耶？夫
刑殺予奪，天子之柄，非人臣之所擅也。公既以某之
計為決可行，此方之氓為決可族，何張某、焦某既獲
而又放耶？某人者，利二子厚賂，故力放之力，執之耳。
而公痴然信其所使，若指之從，譬某云出免死帖，公
即給免死帖，某云拿某人，放某人，公即云可拿可放。
天地不知畏人言，不足恤，而又聲為黨錮之言，以杜

士夫之口使劉用齊幾至自然。省城諸公膽落魂碎。惟公所為不敢正目。國家開繼百五十年。陛下立十五年。天下有此事。郡守無所忌憚。有此人。耶鎮守公者。英爽人也。公之才智萬萬出其下。所以親信公者。徒以公為士大夫。有言不繹。有計不試耳。他日稍緝此姦。即彼肯容公公。將何面目以見之也。今袁某尚未獲。而公與某草其招詞。誣以萬狀。此人可殺。而公心可欺耶。夫公既為此。以棄其平生之學。而甘為姦狡之婦矣。僕即何不自愛。以犯公之雄鋒。誠以天下無不可改之過。無不可變之惡也。孟子曰。西子蒙

不絮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僕蓋以真諸此也蕭寶寅雖兇不殺蘇湛知湛之言直也張氏群賊皆感公更生養待之恩惟恐無所用耳僕豈不畏公使之行刺耶公之大名盛德往者為僕所傾仰而驟自剝落於此僕不忍也只尺千里不得盡言惟公察之聽之公家子孫可以永世矣不忌干員尚俟再陳

與馬宗大

又違德輝無任企仰曩見蜀中人聞執事盡心於國勞瘁於事喜慰無量此西土人物之光關內山川之

麗士大夫脩之於家居之於業者當如此也及聞近
者之議雖公道在天下而一人之言安所損益然由
此觀之豈將或無所主曷若奉身求退徜徉終南渭
川之間使天下後世有識之士莫不咸曰宗大子進
也如此退也如此豈不毅然大丈夫可以羞當時而
陵萬世邪今以海之救陋竊嘗徧觀當世之士亦既
精詳而審熟矣修高節者多遺於顯行心匡濟者率
荒於馳騫揆之吾見何啻霄壤然皆叨美名享佳譽
巍然自居莫知其媿矣海於吾兄安可不以斯言進
之夫見幾而動哲士之操察微而行君子之守固知

吾兄計此已熟又恐不免有文泰之辨是以若此喋喋耳霧淨天空水落石出天下之事安有終掩而不宣者伏惟兄善圖之海已洒掃濟西之堂迓君子之節矣幸毋使茲意沈悶不白可也

與邃庵先生論寧夏糧餉

寧夏事勢雖定然新值寇逆糧草畧盡加以賊虜窺伺其虛宜務百室克實以自厚其勢固士民之心而克實之道在審量地里遠近穀價輕重以爲之所耳諸執事者第欲自塞委命一切恣意乖方罔度經久下吏承之遂緣以爲崇百姓騷動胥扇浮言反滯本

期莫臻實效空銷官帑之財厚助部運之賂此何益也今不早為區處恐以重傷百姓之心一旦有不率令

與仲與立

海白憲長仲公足下使來辱惠手翰履此暑熱伏諗起居增慶感慰兼集也承以刑法之要見喻深見體國之心平邦之畧顧不自揣量輒敢附達惟希亮察耳昔人言治亂國用重典治平國用輕典輕典者常典也重典者非常者也古之人所以輕輕重重者之

道也。以今時論之，乃平國取而執事者，輒以重典行之。此其民何以堪也。夫銀貨之用，各有便否，乃民情耳。固非姦逆不道也。鹽引升合，皆令左驗制，所未有固非蒙竊不馴也。父祖戍居，世緣其土，其稱故里者，不忘本也。固非劫奪他人之業也。乃今一切置以重典，或至歿其財，帛子女，蕩析生靈，此豈比陵園壞土哉。設有再重者，又以何待之也。夫虎豹居於深山，太谷之中，深山太谷之民，日日與狎侮之亡，有恐也。而一朝驅之市井之中，則人皆奔且仆矣。以安逸之人而加之亂世陡峻之法，此何異驅虎豹於市井也。夫

其聚而疑見而懼而非常不軌之計亡不深慮而亟
為無足怪矣夫寧夏之變方已而未定也漢中蜀楚
之盜又橫恣而亡制也何苦以安然無思之民數數
擾誘而使變耶夫此執事者之所計有司者固莫得
而易也僕願公宜消息於此以收關中士民之心使
陰印保全而勿犯令冒法以為
朝廷之懟則

宗社之幸萬邦之福學者之素志也公曷勉之焉之

示昭胤書

夫學者勤勞懃亟其進至於終身且莫以聞道也况

循率口耳即使百仲尼與之盡日對坐益不得而入也此非資相遠也其所入者非也爾小子與予承先公之統所以昭世德揚逖輝使先公之澤益衍而長至於無窮皆爾小子之責矣可不勤學以副予意耶夫嬉遊嘯傲崎步徑行皆支謫不經非弟子之職也弟子之職自洒掃應對始而一言之謬一事之妄皆非弟子所宜行蓋非洒掃應對之教也禮先生有問則拱而立趨而進言止而下不敢稱有餘此故謂之應對窮理盡性修身齊家大人之事故小子特執洒掃洒掃云者其事止如此而已矣故曰此弟子之職

也傳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又曰行千里者自足始其道當如此也爾小子尚慎之哉今爾之年忽已十二去大學止三歲而小學之教百不能一性雖開悟而理尚盭格見爾囂然若老師宿儒此殊非小子之容也爾慎之哉爾慎之哉昔爾祖教予學予以支謬儻蕩失之後予始有聞而爾祖已卒矣予雖悔噬將何及哉夫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今予尚壯而汝又少也先此不治恐又如予之悔噬者矣爾當揭此座右日日省之念之於乎昔陶潛作告儼等疏與責子詩或以為子之賢不肖有命而潛切切如此

亦已溺矣此非聖賢之論古之人恐天下之不皆興
行於禮義也為之立學校以教之故聖人垂訓立法
恐一夫之不獲也况諸其子哉夫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由堯舜以來所同然也親親之道宜莫先於
父子者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一裘之溫思愛焉一飯之美思厭焉奚
獨於子而舍以聽其所自為吾不知聖人之視其子
如此其惻然也已巳卯七月二十二日癸丑示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強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有

辱者何多矣夏初伏諗尊體佳勝萬福欣幸無任爲
方既寧在事求息關中數年不受剝掠流散之苦者
誰之功也來教惟讓再三不自滿倣大君子之所為
自當以異諸其人如此敬羨敬服瞻請伊邇伏唯保
愛以頌 隆命不宣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
為言者所過此國世道使然然皆以黷昧難曉者或
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
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恢節孰與古

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卽又如此賢哲之黨盡
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
人坐享清譽而君子厚被污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
哉李獻吉被論尤慘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
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
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為權貴黨王修學
之時雖古人所至尚嚴有推擇何至黨人者苟可以
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處卽或以
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十稜細小
輩見吾情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以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
後郎可馳上公郎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
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郎星夜來求靜處
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為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
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遼庵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
洎諸色刻本捧讀再四乃知

聖主隆重之意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
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值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况有官者與受地方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際要有定力顧措置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邵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仇將軍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郎

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聞抄寫文字似於下學
上達之旨稍相違背蓋若今之潛沉諷誄自求於經
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
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
吾言吾自不能不為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
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
慮緣是捐歇中道夭折五內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
痛天親剴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又失奉

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附此伏惟鑑臨不宣

答蔡承之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今夏南海霍渭先旣以賤名廁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齟齬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卽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并其

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為心而僕則切
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徃徃為小人所薄
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
遂庵翁亦以此為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
恤焉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

對山集卷之二十三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蔣文暉

使至辱手教稱譽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
高誼在心何日忘之每念動履清佳此天祐

邦家篤生才俊故眷顧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
見料理若賊事宜

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覩柔節諸公能悉
依所畫指日可平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由太行東
西以及蜀楚赤地相望加以方內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還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苟萬保愛以慰斯文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構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

子刼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

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

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

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

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

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謀內

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

之恨即未能啖肉嚙髓盡鬻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

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

日得矣况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

後張兵揚威過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
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
機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稻蓋此之喻也
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
下此非積筭竅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
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
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
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

謝墓誌之寄當特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
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况伯循履道
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
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
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
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
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
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
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
邑若虓虎之致攫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

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将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况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闖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者邪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理自遣為祝

與何粹夫

父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擧乃冒輕典直先生陰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隆篤顧僕烏足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盡無又多暇日可以采薪蒔藥此其四冒豈細哉冬初見通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念時事若此安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中蜀楚之盜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襲

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恐為苟且迂濶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時勢更盛當復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至愛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忌行雖萬萬死生不可撓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天下否脩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肩被污穢如此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不

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顏回
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
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
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以
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
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
以敵此寔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况當時邪然惟
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贈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為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

形迹卒罹大謗蓋公愛憎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
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
污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
為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
更事未熟早作夜思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
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
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
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杵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
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瑾方以君

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罹
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
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
之僕一身何兼被俱有如此蓋苟可以去官殺身於
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
之迹何抹哉足下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
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
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足下所不棄
矣

與賈鳴和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
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輒以荒穢之
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舍灼
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
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
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
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
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
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烹葵酌酒，
携小卷坐小軒，推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

聖皇仁壽卷之七
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歎財匱又何
能卒辦哉然君子之樂亦莫湏此此皆日用之寶敢
以聞足下足下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

與漢陂子

孝宗時登崇俊良豪傑骨鯁之臣得以自立而顧多
不肯為近侍者自權姦屏逐之後

上嘗勵精庶政矣士大夫猶自畏難故劉養和雖被
驅執而獨擅美名要其當時亦殊未有抗壓克懟之
才維緋綱紀之力獨云云一事偶成久曠之餘使人
耳目煇耀爾常侍御雖不識其人接其論其入關以

來施為舉措若有振衰補弊之趨事能先其大罪能
求其魁此人所不知僕所未見也安得因而語之使
益堅其守不少變易則千世之下亦庶幾儒者之美
談三公九錫不足與媿也寧不盛乎夫事有定力行
有定方天下事皆然也奚獨刑憲糾察之臣才高者
過於陵越不能盡其委曲之數則小得而大遺才局
者不能究其高明之旨則居荒而行躓此二者風俗
之所以恒衰利病之所以相制也偶因蔽邑一事乃
憤鬱布此于是下益此殊非山林之人所當念鄙人
生性已成不與知己者言則懊惱成疾痛大丈夫窮

達一情夷險一致彼一不為世用而逃形忘世視人
與我漠然無干者硜硜然小丈夫爾吾不願為也

與王秉衡

事有切於國家者不敢以錮廢自己涇陽事十年後
當有大憂前會藍公密令預處以息其變昨其令稍
行之則已百方加害矣此其志豈細小哉願公念之
慎之勿紕辱其令而縱其惡也蓋數月後公會藍公
當自有以知之此地非此令莫可為者誘掖獎勸授
之以方猶恐未逮而又遽信其巧詐變偽之辭恐非
公之所以計大事也

與楊用之絕交書

某白用之足下本事緒物理至明著而易識也故谷
乘災異方術之對義意高出漢臣之右不能掩其陰
附王氏之姦何者其緒見而章章也故種漬而苞生
核布而幹發鶴鳴於九臯而聲聞於天誠不可掩偽
不可長也僕與足下同里開學與同舍志與同心進
與同年此三者骨肉不能加邪枉不能間也自足下
與舍弟同第進士芻蕘之私雖無意更求世事然未
嘗不聞之而輒喜故其心恨不能擁之而益高也豈
欲希覲於兩君之間為之揚譽樹聲要末後效哉鄙

夫之意以為吾鄉素多長者咸能昭德顯名為吾人
之光僕已不擇如此木衣火食之餘微二君奚望哉
足下囊以行人便道鄉邑百事乖張舉措不檢遽受
王府之金罔究使臣之義僕當時已切言之而君顧
自以為是君之不疑再往平涼鞍馬器物王府為之
一空使宗臣含憤而不能言鄉鄙登觀而極傾慕足
下平日所志尚安在耶他日改使赴蜀僕謂此行頒
布詔書觀望繁衆尚宜勇易前轍振收新效而足下
賁弟於喪葬糊肆蜀物佳翦紛紛雜出惟恐觀者之
莫羨也僕所望足下者如是耶夫志士不以險易殊

節仁人不以窮達易操一行人之微且遽如此猶有
加於是者又何至耶去年舍弟書來云足下已擢浙
江道改思更念欲為名臣僕甚敬之望之及足下以
使西歸車服動止與俗子同曩者之所論洗焉弗留
芥蒂靡見甚至諸妾無序亢行里衢圍衫綸褱貴賤
罔別賤夫鬻婦為之改觀嗟悼足下豈以某氏肇迹
陰幽難遽處異耶此特求之深思耳夫嫡妾之分若
冠之不可同履也某氏之上尚有二人即甚難彼二
氏者我得以藉口也奚憂其莫吾從今藩臬府縣所
以加禮於足下者踵至而沓來也獨不畏其使者所

廉耶昨又聞足下有檄下縣驛禁止科索而此禮皆取之縣驛非科索不前者也何又反受之耶僕恐俗吏細氓因以窺識誠偽之機耳嘗竊謂足下受當直受辭當力辭而足下置而不理及與之會言又精入毫釐有夷齊仲子之高絮使俳優下工聞之而竊笑而足下肆辯愈力反求無媿豈喪心病狂耶今縣官因足下索取行轎毡帷徵索羊毛里六斤秋輸大戶人三斤則三四百斤矣他日監察者復有李伯起來縣官固難以向者之檄局畏而弗告也鄉縣去省不能二百里凡有所為小大無弗知者足下亦且能以

災異方術之對掩耶夫處心積慮不可斯須苟易也而足下恃其懸河之辨以人之莫與敢言而遂肆放志意傳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足下失此不究則是下之所至僕不可得而知也今足下年近五十而嗣子弗立果於為惡歎於諱忌僕恐陰騭之道虧而鬼神之奪速也骨肉之言自謂必察故摠誠布忠以白足下僕所與者皆天下忠貞士也所以喋喋於是下而不忘者以足下之分誼深也即不更信請竟與足下辭終身不敢聞足下之履音也某謹白

與劉學諭二首

僕之所以不媿饒舌為在位道足下美者以足下視僕者厚如是報之爾此韓淮陰漂母之事非所以施於先生長者者也足下與諸生講學者疊臺不倦縣官與同官者率訾罵毀謗僕是以亟為揚著以廣善教之志蓋足下自有者耳足下何為德僕僕何為報足下哉足下往年之教惟恐一人之不得蒙此何心也今年自春徂夏生徒遊蕩市井讀誦不問課業不理文字議論益無所長顧於督學使之法了不相涉僕於此以歎人心之難據也以足下之德之才其不

克終且如此況不為足下者乎此則僕之所深懼也
執法者犯其所執則治足下之行與督學使之法果
犯否耶夫如其為得也則所言之彼者彼必曰彼所
謂知人者也是下與僕將各有光矣苟否而不得則
不惧為彼所怒耶怒僕者止以為鄙薄爾僕初無負
彼也怒足下者則桎梏隨之以為骨肉之苦古之明
哲其自保豈如此也幸慎念之

又

足下謂生徒之心各有所懷繩之以法必有大不可
者苟直教以言語將愈悻不相用此信然也前日與

侯良弼夜坐一言及學官之法良弼變色引俗語曰千斤羊毛作成毬蹴之則難滾之則可僕謂此言亦實是歎息甚又忽得董內翰朝鮮黃華集與督學學則見朝鮮東荒之夷聲名文物且克如此而學則所載學者工夫次第秩有其序苟自無舉之者爾中國之人純厚之氣宜無有不變者乃厭前說皆不當也儒者之論凡事皆以堯舜為主堯舜之治天下其仁豈有所不逮也而亦未嘗脫去刑罰契為司徒亦豈不知惟德之行而曰桓撥而舜之治刑亦曰朴作教刑是古人未嘗恃言語教世也今天下文運昌明士風

振勵卽有二三梗教之人不足輕重於學校之政而所以不可無法以治者逸居之心中人以下所在而是於此一是以不足輕重舍之則望而效之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也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則延之數年天下之民愚哲相混蠢蠢貿貿皆禽獸之歸而人道熄矣豈非前說之誤哉晨有自足下之所來者聞足下令生徒上堂作課有持簿而立者有空言者有不持不立望望然去者又有軒坐堂隅嬉笑訾詈以毀其師者於乎此豈固以梗吾教者積玩而莫之悟爾何謂積玩而莫之悟足下平昔於此人者來

者不知者弗追問有奮發即又掣肘行之而忽止作
之而忽息責之者闇而不明令之者往而不繼故一
旦雖欲嚴憤以施之焉而積之已深不可遽變矣即
以是為教之難施亦未之思爾夫苟如是雖善教固
不可施也司馬君實以仁明勇三者為君不可無然
所以為師者亦不可無也惟熟思之幸甚

與陳元吉論寧夏糧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為慰某有所聞敢輒上左
右然事勢甚亟幸毋以為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
糧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幹運下糧

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為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為聲勢倚籍繡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湊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糧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糧可用往時十番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况小

民湊糧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掠歛而
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歛又將若何不肖不敢
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
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况其車實未能去也
且令寧夏全無糶賣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
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糶顧載而去亦
無有不可也今又糜費均徭賦罰之銀使石給三錢
以為腳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廢弛如弊邑
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發之際所應發糧之人不
問升斗多寡苟部運者以點閘勒其自行則非厚得

遺賂安肯容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喆而上
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又安得不從也故貧下
少糧之戶尤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
軍勢已既安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
運借令新值寇逆倉廩盪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
倍價照常羅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
為言徒資部運之貪十克足之實傷百姓之心寧夏
孽者亦若人耳顧不念哉今徐公惟務督責自盡不
復更忌其他而執事者又明知其弊而苟且因循不
復為慮幸而天雨新溼民恃有秋之望可以任意妄

作苟充熾如故執事者顧又可以鞭笞之未使之濟耶今徐公之策毋可回者願量照愚畫再加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攘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為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繫執親屬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對山集卷之二十四

也嗟乎水之爲澤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爲雨雪霜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窮也神物之來必有所爲王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貺畢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浩然而天淵然而淵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識者故是泉雖不可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之微意奚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

縣令由今江氏以前或良或否惟江氏能不失
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
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詐不僞不教不爲多事以
犯

天子之辟故事出之曰亦有吏能其職消其異物如
渡虎事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特則先帝
聖人之特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
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己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
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遊士大夫非土守監臨莫能
輒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己巳以來
蜀盜恣橫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
以

簡命參弼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
之意尋逖邁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
覽旣繁述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
克中結亭壇左悉刻貞珉豈耀近觀盖咨來哲復以

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
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
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
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譖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
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
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
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構亭之意有職
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
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謀而延慶於斯民者
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

某年月日戊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泝命之曰心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衝而東下橫射茲川川自秦山朱陽川來至魏畧北與永寧淵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灑蕩之氣晨夕交鶩卓爲關東奇觀微雨新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靈

寶先生携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觀其美且幸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臨坐悠然之興溼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求諸靖節心遠地偏之意予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當顯顯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卽日坐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

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
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遠庵先生於平涼道過涇郡
值祀丁登拜郡廟已見其學頽敝幾盡嘆當時官師
無能奮然以興復爲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
郭忠李鸞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
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
吾子有以記之堅珉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斁意惟吾
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始建也蓋自洪武初緣元舊

跡改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吏無以益也故益敝不可支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固尊美可因不可革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益益壯也至學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吏之羞也曷亟治之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夫飾館華傳剝民以賈譽效諂以要上其志慮宜不及此卽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啗已極千百之費亡久遠之觀其殫心殄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次

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
太原宋灝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
鼎建明倫堂則棟棟隆盛制度軒豁可以經又堂左
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
左右又各有門題曰義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改
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
置射圃於舊號廢跡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
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好者
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敵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峻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爲聖爲賢而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峻川之不如哉。亦各求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漢陵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蒼翳蓬勃。琦瑰逶迤。其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邃若豐林。城市之中。能

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跡雖築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鄆，訪漢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園，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也。輒已詩成，數首擊缶微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餘丹知縣黃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永爲漢陂夫子之所憇游。漢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漢陂子欲構斯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竢於公，使兩君

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求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右丞之朝川別業晉公之綠野堂視此亭子昔者漢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鄆其所以致力於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灤江名翊字汝溫萊平人漢陂名九思字敬夫鄆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月癸未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構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
堂以書抵其友許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許
西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重違
西盤子之請於是爲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
宦遊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藹
繁千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奧區沃壤也
其居多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爲不直爾爾宜必有名
士大夫生於其間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
年爲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觀其人聽其
言論文而腴莊而恭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

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予
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申西盤子以都
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爲關西重鎮當正德時反亂弗
馴號爲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剝削立約
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重
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藉靈
憑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
樂山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孳孳於山
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
故都而臯夔稷契所產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願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
臯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
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覩西盤子之
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盤子
矣因遂書之以爲堂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叙往昔教迪
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
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平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
玉夫於是爲之記曰卽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

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闡德爲世大夫名實加於
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夫眷元德又生我王夫承耀履
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鮮或之先也此其
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者可擬矣乃
其鄉之縉紳大夫近卽我撫公泊玉夫登第之事嚴
慈俱在兄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
爲聖人此吾自爲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
能爲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
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恪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人至今誦之以爲難能則其所

以返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王夫甫爲御
史建明揀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返慶遵誨之大又
有非鄉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茲予又有所告於吾
王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已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王夫事

今二皇帝其明良之會豈遽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趨名棄實以違先王之道其務在持論勝而敦穆

掩爾比王夫論疏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
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偶協天休而已於乎休
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共家者而予猶爲是言
欲世遺是慶於天下國家焉耳王夫以予言爲何如
哉撫公者王夫先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德於民
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藍撫公云云故予
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况乎以道以
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母失其遺書亦已鮮矣况

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
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
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
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
循以光祿卿待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
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渡之辰予往壽焉
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
堂堂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若之先人之訓先生
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
涇陽諸生遂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

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罔就辟舉其高
風歟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役後卒無分毫之益
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
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闕發使其道至谿
田先生益暢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
明興六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閻智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鈐口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
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
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蒿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
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
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東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
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
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
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
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乂至戊子
以來兆有板兒若籠納卽打魚岷有刺卽栗中占藏
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
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
戎震懼望風納降摠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
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
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詢誰諸故老考
諸文牒嘉羨公之休績謀諸叅議范子箕副使李子
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
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
相干攝矣戎忍負中國邪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
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
哉因掇其事以復揚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慎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
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鏜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
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
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
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誄述其事播美
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
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
是廣教化之道表廢隆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飾備陳
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奧曲窮索
靈秘得茲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

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毋耀弗
示也予旣建蕪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
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然於禮義之事
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
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
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卽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
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
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
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聞溪遠挹五華前對
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潄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
久矣劍士姜文粹王縈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
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
隸大書之爲宋張璠筆予益雖然悞不能從諸君子
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
千篇尚當彙萃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
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
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必爲表章之以快吾意
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
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戊

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岡記

東岡者高密縣東之岡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因自號東岡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澣西別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澣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休休焉其有餘閒也嗚予日走且馳以嘒嘒於功名之間不得恆守其廬豈不大矣哉夫遊景者易汨而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岡子曰夫子之羨予居也

似矣然未暇夫子之道而詎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爲交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岡子以直道鳴於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岡子左右

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岡子之故志也今

明王在上微賢弗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悖邪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岡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轄之位

握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岡子
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
之庭東岡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
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母以回也艱
難狼狽母以怨也而東岡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
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
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岡子有
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岡之廬而行之東岡之身者
母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岡之廬然後爲東岡子也傳
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
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岡子之心卽與東岡子曰
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記諸東岡子之廬
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岡子之心不負其窮居
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